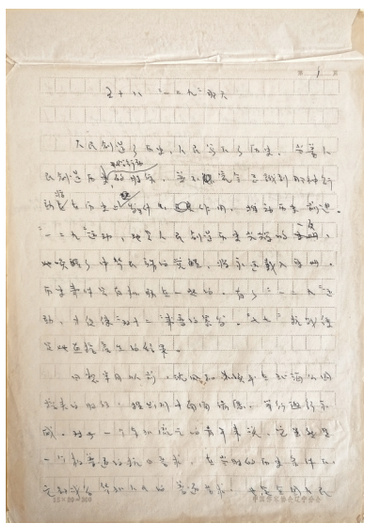
文物撷英

手稿中的文学要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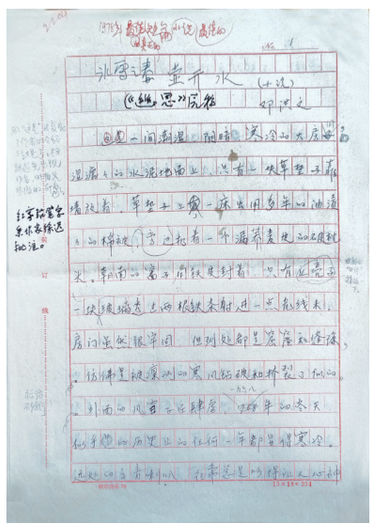
□张忠诚

在AI时代，我们选择谈论作家手稿，它的意义何在？或许不止缘于作家换笔后手稿的稀缺性。在文学生产变得“快捷”，甚至文学写作遭遇某种诚信危机的当下，寻找它的答案能让我们厘清文学的本来要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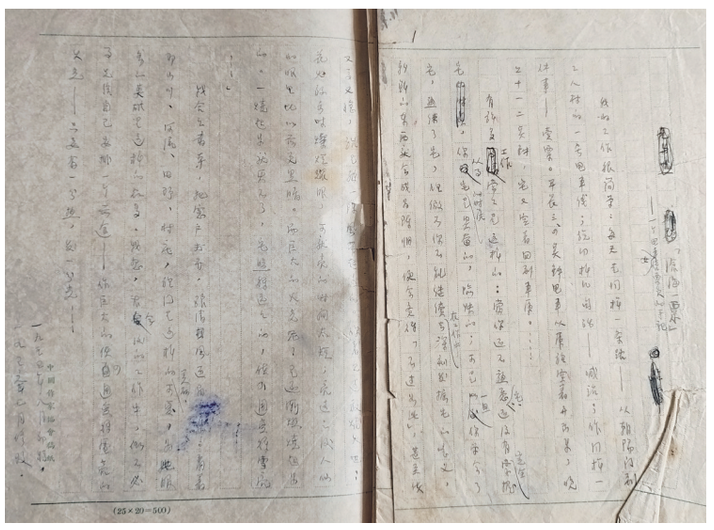
在手写时代，手稿被视为作品的“祖本”，它见证了一部作品从构思、初稿、修改直至定稿的全程。每一个笔画，每一点墨痕，都记录着作家的思考、犹豫、增加、舍弃的过程，浸润着作家的生命体温，闪烁着作家的思想光芒，正所谓凭字迹察心迹。在作品问世许多年以后，我们再来凝视手稿，依然能从泛黄的纸张和褪色的墨迹里窥见人心，洞察人性。这些都是手稿作为特殊文化遗存的价值。



马加《北国风云录》手稿



徐迟批注《幽思》手稿



韶华《沧海一粟——一个电车女售票员的手记》手稿

辽宁文学馆 藏

马加：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马加的《北国风云录》手稿，由马加之子，辽宁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原所长、研究员白长青在辽宁文学馆建馆之初捐赠。手稿用极细的深蓝色钢笔字书写，写在印有“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字样的灰色格子的稿纸上。那极具辨识度的“字体”，很多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马加的手稿。几乎每页手稿上都有作家细心修改的痕迹。手稿的修改讲究工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一周，3000多名东北大学学生流亡到了北平。正在东北大学读书的马加也在其中。他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左联刊物《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震动文坛的长诗《火祭》，后于1935年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加从北平南下河南，又步行300余公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马加原名白永丰，最早使用的笔名是白晓光。他到达延安后开始了新的文学生涯，并首次使用“马加”的笔名，以激励自己“快马加鞭”之意。1942年5月，马加在延安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为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马加一生创作了大量反映东北人民英勇抗日的文艺作品。《北国风云录》正是以东北流亡青年的抗日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部作品可以说命运多舛。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马加就酝酿写作《北国风云录》。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表现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的历史。到1966年初已写出十余万字，但辛苦写出来的文稿却在“文革”时期化为了灰烬。

改革开放后，古稀之年的马加又一次握笔，写出了30余万字的《北国风云录》。评论家们公认这是新时期出现的一部优秀历史题材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也被辽宁省政府评为优秀文艺作品创作一等奖。

1984年，马加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要靠放大镜才能写作，然而已近八旬的老作家壮心不已，写出了续篇——长篇小说《血映关山——神州烽火录》。这两部姊妹长篇，堪称东北人民抗日战争的英雄史诗。

2000年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马加“人民作家”的崇高荣誉。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授予著名作家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后，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作家的盛誉。马加以他70多年、400多万字的创作实践向“人民”证明，这份盛誉他当之无愧。

韶华：文学书写，文化变迁

韶华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他也是少有的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家。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文学资料都捐赠给了辽宁文学馆。他的捐赠极为丰富，以千万字计，有重要文学作品的手稿、采风采访日记、工作记录、日本访学笔记、私人书信和照片等等。

辽宁作家手迹实物展中，展出了他的短篇小说《沧海一粟——一个电车女售票员的手记》手稿。与长篇小说《沧海横流》近2000页手稿相比，这份短篇小说手稿并不显眼，但它是韶华捐赠资料中很特别的一份，附有小说在杂志发表的剪贴页。

手稿是传统的竖排自右至左的书写，而发表页则是自左至右的横排印刷。手稿书写在“中国作家协会稿纸”上，稿纸为横版竖排格。蓝黑色的墨水褪色严重，有一些字已模糊不清，需要对照杂志页辨认。《沧海一粟》是修改后定名，初稿题目涂抹掉无法辨认。很遗憾，由于时间久远，韶华本人也不记得发表在哪份杂志上。我们也曾试图查找，都没有找到准确信息。

1950年，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而右横排的提案。1952年到1955年间，郭沫若、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相继发表文章，提倡横排、横写。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将竖排版改变为横排版，率先试行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竖排，改为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图书、杂志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的横排、横写。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这标志着汉字的横排书写印刷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改革开放后，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三章第六条第八项规定：“文字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至此，横排成为我国公文必须遵守的规则。1955年也被认为是汉字改为横排书写印刷的元年。

几乎所有的国外文字都是横排书写印刷，汉字的横排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横排便于在汉字中夹排西方文字、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等，对于科技类书刊而言尤为便利。

韶华的这份手稿署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八月初稿，一九五六年七月修改”，正好契合了我国汉字书写格式变革的年份。甚至可以说，1956年是作家竖排书写手稿逐渐消失的年份，从那以后，作家竖排书写手稿越来越稀有。1956年后，韶华本人的书写，包括长篇小说《沧海横流》在内的手稿，都改成了自左至右的横排。在这样一份仅有几页的手稿中，不仅有其文学价值，还折射出一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史。

徐迟：低调谦逊，真诚坦荡

邓洪文的《幽思》写于1978年，初稿题目叫《一壶开水》。后来这篇小说获得《鸭绿江》杂志文学创作二等奖。这份手稿写在红色稿纸格子里，其中的灰黑色字是作者自己的笔迹。在第一页页眉上有一句红色墨水笔批注，正文又有铅笔批注百余处，红字和铅笔字非作者本人笔迹。在第一页的左侧，作者用重黑色笔迹特别说明：“红字铅笔字系作家徐迟批注。”这是邓洪文将手稿捐赠给辽宁文学馆时，特别细心标注上的。也正是有这份标注的存在，让我们在众多馆藏手稿中发现了它独特的价值。邓洪文的这一句特别标注，有他的细心，更有对徐迟当年对他的提携的感恩，这里藏着一份人心。

邓洪文是著名作家草明的学生。草明是辽宁工业题材文学的奠基者。而写于1978年的《幽思》恰好也是一篇与工人生活有关的短篇小说。辽宁是新中国工业文学的重要发源地，这份手稿作为传承和弘扬辽宁工业文学文脉的实物见证，又因为有了徐迟的批注，让它有了特别的意义。

从小说结构的建议，段落句子的运用，小到标点符号，徐迟都提出了修改意见。有些地方徐迟亲自操刀修改。全文修改百余处。徐迟是著名作家，《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头条发表后，可谓洛阳纸贵。徐迟本人和数学家陈景润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我们很难想象这位批注者，是当年正“红极一时”的大作家。

徐迟先生已经去世多年，给当年还是文学青年的邓洪文批改小说的细节已无法还原，但我们还是能从这篇手稿的批注细节中进行一番“猜想”。每一份手稿都凝聚着作家的心血，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要复制一份，只能另行抄写。徐迟在正文的批注用的是铅笔，而不是钢笔，他或许是在告诉作者，我的批注只是建议，你不认同，或是有更好的修改方案，完全可以擦掉。而用了钢笔，字迹不易擦除，稿纸上就没有了足够的“空白”留给作者再改。

在手稿第一页页眉处，是徐迟对这篇小说的评语——1978年最佳的短篇小说。是否为最佳，见仁见智。用可擦除的铅笔批改正文，可见徐迟作为大作家的低调与谦逊。而要写评语下结论时，换了不易擦除的红色墨水笔，恰体现出他的真诚与坦荡。低调和谦逊，真诚与坦荡，正是徐迟先生一生的人格写照。

手稿时代的作家留给我们的不光是一份有着文化意义和文物价值的手稿，也在告诉身处电脑时代、AI时代的作家，文学的要义从未动摇过。从纸笔到电脑，从纸质书籍到电子图书，这只是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在这个时代，老一辈作家们的“爬格子”精神依然值得提倡，尤其提醒青年作家，要始终坚持写作的匠心，保持对文学的敬畏和虔诚。每一次对作家手稿的整理和阅读，都是一次文学初心的重温和告诫，也是对文学前辈和他们身上至纯文学精神的致敬。

（作者系辽宁文学馆馆员）

让文物活起来

一次无障碍剧本游戏实验

——记《山河回响·烽火守卷》无障碍剧本活动

□李泽楷

让视障者走进历史现场

“小心！日本宪兵队快到了！”

视障同学们还没有从片刻前关于谁是潜伏特务的争论中回过神来，寒夜书局联络人“老周”突然压低的声音，让空气瞬间凝固。门外日本兵的脚步已然临近。

“临时检查！所有人不准乱动！”

当蹩脚的中文传入耳朵，所有人神色紧张，有人指尖发凉，有人屏住呼吸。因为此刻，他们正身处1941年上海租界的一间书局内。此刻的他们手中掌握的是组织的任务、同伴的安危。在死亡的威胁与敌人的利诱下，能否从容冷静地应对危机？又能否顺利地完成转移《抗战文艺》期刊原稿的任务呢？

2026年7月4日下午，6名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视障同学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走进“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的展厅，参与了一场沉浸式剧本活动，以“剧中人”的身份，与革命先辈完成了一场跨越80余年历史的对话。

博物馆展览因其以实物展品与说明文字为主要内容，对视障观众而言，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当他们走进展厅，想了解与学习文物背后的故事时，却只能依靠辅助工具的转述和讲解员的讲解去想象，难免造成信息传递与交流出现差错，而此类问题在展品多为手稿与著作的“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中更为突出。当讲解员提示视障观众“眼前的手稿满是涂改的痕迹”抑或“密密麻麻的字迹铺满纸张”，他们是否能通过这些描述去感悟作家反复修改背后的信仰？视障观众能不能参观展览？

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北京联合大学剧本策划团队联合组织的《山河回响·烽火守卷》剧本活动则尝试作出回应。团队将故事背景选定在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公共租界被日占区包围，大批进步人士依托租界内的书局、茶馆等场所作为掩护，坚定组织抗日活动，秘密出版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文化的火种。而“墨锋社”作为地下文学组织之一站在了抗战前沿，成员们以“寒夜书局”为据点，收集抗战手稿、整理《抗战文艺》。这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书局联络人“老周”得到情报，日本宪兵队将在“孤岛”沦陷前夜查封寒夜书局；为彻底摧毁革命火种，还派遣代号“影”的特务潜入书局执行“碎卷计划”。时间紧迫，“墨锋社”的成员们必须在宪兵队赶到前找出特务，并将《抗战文艺》期刊原稿安全转移。封闭空间、秘密任务、身份伪装、生死抉择。在这场改编自真实故事而又具有戏剧张力的挑战面前，6名视障同学必须足够“融入”其中。

为了让视障同学们能够沉浸式体验剧本，策划团队在剧本阅读环节试图避开视觉主导。玩家可以全程使用电子剧本，搭配读屏软件主动听读了解剧情。另外，团队手工复原了“寒夜书局”的立体建筑模型，帮助玩家构建空间认知，并进一步建立展厅空间与剧本的关联，通过解密任务驱动玩家探索展厅，从而获取关键线索。剧本角色的设计上，策划团队设定6位各有背景、身份与任务的角色供玩家选择，进一步激发玩家共鸣。团队还在角色之间建立情感羁绊。最终，剧本风格定位为“情感+推理”的综合本，既有紧张刺激的逻辑推演，也有面临家国抉择的情感戏份。同时，为保障视障同学的安全和剧本活动有序顺畅进行，现场配备了一对一志愿者全程陪同，但志愿者只在需要时伸出援手，不影响剧本情节的推动。

剧本序幕在视障同学们集合点名时就已悄然展开。他们走进展厅，逐一听过6件核心展品背后的故事之后，6场事关角色命运的情景剧依次上演。玩家需要通过剧情判断与之对应的文物，从而获得对应的角色剧本。当身份落定，背景音乐切换，同学们“穿越”回1941年那段风雨如晦的时光，代入新身份，互通姓名，交流信息，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渐渐模糊。

红色记忆的特殊讲述方式

手稿是“静止”的。展墙上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手稿中，修改痕迹明晰可辨。那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老舍先生在重庆“多鼠斋”就着昏暗油灯，写下北平小羊圈胡同的故事。全套的《抗战文艺》期刊在展柜内铺开。这份期刊1938年创刊于武汉，后西迁重庆，在战火中依旧坚持出版。管桦先生的《小英雄雨来》手稿和父亲鲍子菁的战地家书放在一起展出，家书内“速去指挥部”的指令足见革命先辈的果决利落，“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字句仍然掷地有声。闻一多先生的《九歌（古曲翻新）》手稿是在1946年遇刺前最后的心血，历经战乱辗转保存。萧乾先生在二战欧洲战场上使用过的防毒面具随他亲历伦敦大轰炸、诺曼底登陆、纽伦堡审判等关键时刻。它们在展柜中等待观众去唤醒。这些都是剧本活动的背景。



《山河回响·烽火守卷》无障碍剧本活动现场

剧情渐渐展开，联络人“老周”带来一条关键消息：寒夜书局的布局图被分成4份，藏在现代展厅，同学们必须尽快凑齐，在日军搜查前获取有关保险柜和潜伏特务的关键线索。主持人抛出四道谜题，每解开一道，同学们便可前往对应展区取回一块地图碎片。在这个环节中，老舍先生手稿上涂改的痕迹、《抗战文艺》期刊的出版年份、战地家书中的铿锵字句、闻一多先生手稿辗转的经历，从等待被观看的展品，变成解锁保险、锁定特务、守护原稿的可靠“伙伴”。近300件展品所承载的沉痛历史——从东北作家群“我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到郁达夫在南洋为抗战奔走，最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再到穆旦参加远征军的九死一生，不再是展厅内的宏大叙事，而化作了玩家必须拼命守护的“家人”。静态陈列的文物突破了展柜的界限，展览叙事从“我讲你听”变成了“你演你看”。

当4块碎片拼接完整，主持人将可触摸的“寒夜书局”立体模型交到视障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指尖抚过柜台与书架，在缝隙间摸索，这座只存在于剧本中的书局有了生命。对于视障同学而言，这份触摸不是象征性的，而是通过空间构建认知的关键一环。接下来的时间，线索搜证与公聊交替推进，潜伏特务的轮廓也渐渐清晰。

就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时，“老周”压低声音说出了那句“小心！日本宪兵队快到了”。真正的危机摆在眼前，同学们要在紧张间应对盘查。神态、语气和回答的分寸，都可能影响角色最终的安危。没有旁白诉说“当年的文化工作者如何英勇就义”，没有解说词诉说“刺刀下坚守意味着什么”，同学们所担任的角色需要独自面对危险局面，在生死边缘与日军巧妙周旋。

搜查之后，第三轮的公聊将剧情推向高潮：同学们需要根据全部线索推理出藏着《抗战文艺》期刊原稿的保险箱密码。而真正艰难又残酷的抉择才刚刚开始——必须有人冒险转移手稿，也必须有人留下掩护。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正确选项，交由玩家自己决定，这正是剧本游戏最有魅力的地方：任何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必须承受代价。同学们讨论、争执、沉默，最终做出各自的决定。抉择落定，时间回到现代。主持人将最后一份角色剧本以音频的形式交到每个同学手中。当角色的最终命运在耳畔缓缓响起，有人低头沉默，有人红了眼眶。

每个人都能传播文化

一场精心策划的剧本游戏，让视障同学们摆脱以往观展时被动听讲解的单调形式，主动参与到“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叙事的构建。虽然两个小时的体验短暂有限，但当同学们亲身走进历史，应对盘查时体会到刺刀与死亡下坚守信仰的重量，在抉择中感悟到80年前革命先辈与文化工作者的勇气与信念，在角色命运的音频里触发震荡灵魂的情感共鸣。这种独特的体验，是单向讲解无法替代的。

回头再看，这场剧本活动触及的问题不仅关乎视障群体。换句话说，文化平权不是为特殊群体降低门槛，而是让所有人都能站上最好的舞台。当展柜内静置的展品变成可以传承与守护的活态记忆，博物馆的展览就不只是一个等待被讲述的空间，而成为所有观众都能主动进入、共同参与的文化现场。这场剧本活动利用电子剧本、读屏软件、可触摸道具，配合一对一志愿者服务，让视障同学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逻辑推理和投入情感的基础上，完成传播展览主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全过程。80年前，革命先辈与文化工作者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民族的火种；80年后，视障同学们用指尖和声音，再次触碰到无边黑夜中黎明的曙光。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